



一个人，几棵树

■柳韵

我曾于夏季去看它。

古老的寺院，幽静的禅房，葱茏着几株遮天蔽日的、三千多年的银杏树。碧绿的树叶，伸展的枝桠，层层叠叠，牵牵绕绕，给不大的禅院增添了七分古情和禅意。

那日人不多，虽处炎夏，许是因为安宁的心境，许是因为古树的阴凉，让人感受到丝丝的凉意。

坐于树下，恍恍然，如老僧入定，心却是空的，可以什么都想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想。

那一时，觉得自己是自由的，天地间，只有你，也只有它。人与树之间，竟然有了一种难得的默契和亲和，让你的思绪不由得也跟着飘渺起来。

遇见，是生命的缘分。于物，是相守，于人，是相知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我与古树，在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，再续前缘。

此次相会，因季节的转换，它们变了一副模样，而我，却痴了一般，被它变幻莫测的美震惊到说不出话来。

无法描述那是怎样的一种画面，那是一种夺人心魄的美，只有来到它的身边，你才能感受那份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。

秋天的黄，和夏天的绿完全两样。如果夏日的碧绿，是一种空灵飘逸，那深秋的金黄，则是一种庄严肃穆，让你不由得连行为都庄重起来。

脚儿轻轻，步儿缓缓，屏息静气，默默无言，只因为怕惊扰了这份浑然天成的美，只想与它们融为一体，安静地矗立。

不知为何，我每次来到它们身边，总是无绪又无言。仿佛语言是苍白的，行动是多余的，能做的，只是静静地、呆呆地，看着他们。

佛家云：

烦恼本无根，不捡自然无。

困惑本无缘，不究自轻松。

其实有时候，说和做，不是一回事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经历得越多，越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，隐藏自己的行为，学会了淡然一笑，学会了漠然释怀。但是否能真正做到内心从容，就只能看个人修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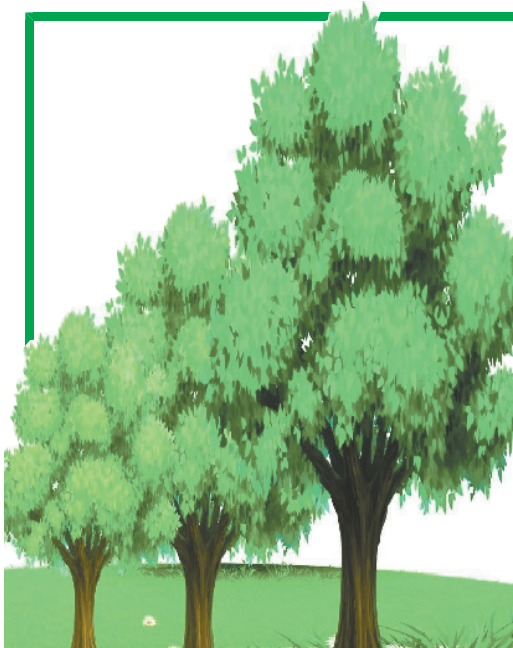
苏轼有诗云：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”世事易变，人生无常，每个人都不过是逆旅行人。无论生活如何让你满面风尘，守心自暖，安然若素。

终有一天，你会如这些古树一样，安宁、平和，在阳光里徜徉，在风雨里坚强。学会不争不抢、不远不近，人生之路走得不急不徐、从容不迫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皆是过程。万物的美与可爱，有心皆懂。

如有来生，我愿为树，一叶之灵，窥尽全秋。

一个人，几棵树。



有人，因一个人，爱上了一座城。

而我，因几棵树，爱上了一座庙。

这是一个藏于深山的普普通通的古刹，因几株饱经沧桑、历经千年的银杏树，而闻名四野，惊艳八方。

对于古树，我总是很敬畏。敬畏于它们经历的沧桑，敬畏于它们经历的岁月，更敬畏于它们对这个纷繁俗世的包容，以及那份博大的胸怀。

而这座出世又入世的禅院，因这几株千年的古树，愈发显得神秘幽远。

蛋炒饭

■王红丽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小饭店里，虽然刚开张没多久，可是由于老板随和，饭菜可口，引来了不少乐于尝鲜的顾客，特别是饭店的主打蛋炒饭更是鲜香酥软，每日吃客们络绎不绝。

“老鲍，老鲍！”这天中午，店主鲍仁兴的妻子急匆匆地来到后厨，向正在做蛋炒饭的鲍仁兴一阵急吼：“外面坐不下了，把那个空桌子用了吧？”“不能用。”“留着干嘛啊，看着钱不赚啊？”“说不用就不用，哪那么多废话！”妻子看说不通，气呼呼地来到了前厅。正在等的顾客问：“能用吗？”鲍仁兴的妻子说：“不能，也不知道留张桌子干嘛呢，犟牛一个！”此时，店里熙来攘往，唯独靠窗的那张桌子碗筷调料齐全，兀自空着，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位清客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鲍仁兴买下了饭店附近的一处老宅——单宅，扩大了店面，但饭店的老板依然还是蛋炒饭。有天晚上，儿子来到后厨，向正在后厨巡视的鲍仁兴说：“爸，前厅都坐满了，那个空桌能不能用啊？”“不能。”儿子还想再坚持一下，看到父亲不容违抗的表情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看着大厅和包间都人满为患，而靠窗的那张桌子却旁若无人地闲置着，像在向炫耀着父亲对它的宠溺，儿子百思不得其解。

的宠溺，儿子百思不得其解。

鲍仁兴饭店里的蛋炒饭有几十个品种，“黄埔蛋炒饭”“东秀蛋炒饭”“金玉蛋炒饭”等等，凡是能够叫上来名字的蛋炒饭，店里基本都有。到了2018年，鲍仁兴的孙子接手以后，又开发了扬州炒饭系列，在饭里佐之以水果、干贝、虾仁，或芝士、咖喱、火腿等，一个简单的蛋炒饭被做出多个品种，真是好不热闹。

有天孙子来到后院，年愈八旬的鲍仁兴正在阳光下闭目养神。孙子刚想张口，鲍仁兴就说：“那张桌子不能动。”孙子说：“爷爷，不是那张桌子，是店里来了一位客人，打听这个老宅的事情呢。”鲍仁兴一下睁开眼，回了回神，站起来说：“快带我去。”

店里站着一位七旬老者，见到鲍仁兴后问道：“大哥您好，请问这座宅子是不是以前的单宅？”鲍仁兴盯着他问：“你是？”“我是单宅的后人，遵照父亲的遗愿，从台湾回乡省亲的。”“您的父亲是？”“家父单有余。”“哎呀，恩人！”鲍仁兴上前一把攥住老者的双手，由于太过激动，一时有些眩晕，家人赶忙上前扶住了他。鲍仁兴赶紧把老者让至空桌子旁坐下，向着老者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众人都懵了。鲍仁兴缓了缓后，便娓娓道来。

1948年的一个冬夜，逃荒至北京的少年鲍仁兴由于劳累和冷饿交加，晕倒在了单宅门前的路上，正好被回家的单有余看到，于是让家人把他抬进了屋里。他们给鲍仁兴盖上棉被，喂了他一碗姜汤，等鲍仁兴苏醒过来，又给他端来一碗蛋炒饭，感动加上饥饿，使鲍仁兴把那碗蛋炒饭的美味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。

离开以后的鲍仁兴努力打拼，娶了妻，生了子，过上了好日子，可是当他回头找到单宅想要报恩的时候，却得知单家人已经在解放初期举家迁往台湾去了。于是他在单宅附近租了房子，后来开了饭店，只是在饭店里留着一张空位，一直在等待着恩人的归来。

老者听完，也是感动得不能自己，他站起来走向后厨，鲍仁兴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不过也没有拦他。不一会儿，老者端出来一碗蛋炒饭，鲍仁兴尝了尝，激动地说：“是的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这就是那个冬天的那碗蛋炒饭！”鲍仁兴流下了眼泪，紧紧地握住了老者的双手。



诗三首

■魏华

月季花

不畏酷暑不畏霜，
四季绽放展芬芳。
闹市路边迎人笑，
敢与梅花争馨香。

晨雾

茫茫大雾漫天际，
路标景物看不晰。
车在路上如虫爬，
不辨南北和东西。

大雪

漫天飞雪
冬季遵天道
旷野云雾缥缈
来寒潮，不远道
风啸，路人恼
舞姿也曼妙
孩童街头玩闹
打雪仗，是非好